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「子罕篇」第十六章。

【子在川上曰。逝者如斯夫。不舍晝夜。】

「此章絕不能講，說的都是胡說，說這一章是詩，說是禪，都可以。詩，古人只講表面，內容無法說。」這章書雪廬老人講，很多注解講的、說的都是胡說，這章書說它是詩，說它是禪，都可以。詩，古人只講表面，文字表面的一個意思，內容無法說。內容無法說，我們學佛的人就比較好講了，比較好解釋，就是我們常常讀《彌陀經》以及大乘經典，常常讀到一句「不可思議」，不可思、不可議。你不能用你的思惟想像去想，你言語議論也講不出來，實相就是不可思議。所以孔夫子也是明心見性的人，有些地方講的，真的就是不可思議。不可思議，你去怎麼講也都講不出來，不對！只能用悟的，去參去悟。

『子在川上曰：』「孔子在川上」，這個川我們一用般講河川，「川與河有差別，山間的水叫川」，山上有那個像水溝在流水下來，那個叫川。「水長流不斷」，這個山間的水，長時間的一直流沒有間斷，這是川。「《千字文》說：川流不息。」這一句我們也應該都聽過，就是指山間的水長時間的流，川流不息，沒有停止。

「孔子在川上看水，只說兩句。」在山川看這個水他說兩句話。

『逝者如斯夫』，「逝者，若說逝者是川水就是不通。」就是不能這樣講，不能講逝者是川水，這個講不通。「以下的如斯夫，這是離川水說逝者」，離開川水，說逝者這兩個字，「說世間一切的事物。如佛經所說萬法無常，成住壞空，就跟這逝者一樣。」逝

就是過去，沒有了，有變化了。「這像指其掌那一章，孔子指著這川水，萬物的無常就像這川水一樣。逝者，不是僅僅指人死而已」，我們人死都講逝世了，這逝者不是僅僅指人死，一切萬物都有死，「就像這個川水一樣。」它一直流、一直流，流過去也就沒了。

『不舍晝夜。』「不舍晝夜，舍，《說文》：止也。死就因為不止，若止便不會死了。」這就是佛法講的生滅，那如果不生不滅就止了，就不會死。「白天走，晚上也走，不住的走，萬法無常，剎那不停留，這就是三心不可得。」《金剛經》講的，所以學了佛再來讀《論語》，真的就幫助非常之大了，就知道講得通了。你看《金剛經》講「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」。但就是剎那剎那一直流失，我們看外面川水也是一樣，「不舍晝夜，天天如此。」

「臨死也不可離道，離道就不能往生，孔子臨死不許有家臣，曾子臨終易簣，都不離道。」就是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」，這個道不能離。

「《集注》說：天地之化，往者過，來者續，無一息之停，乃道體之本然也。然其可指而易見者，莫如川流。故於此發以示人，欲學者時時省察，而無毫髮之間斷也。這個可參考。」這是宋朝朱子的《集注》注解這一段，雪廬老人給我們講，這段的注解可以參考《集注》。「往者過，來者續，就是非斷非常，這是佛法說的。欲學者時時省察，而無毫髮之間斷，這則是多說。這兩句經文，不可加注。一體萬用，注了就糟糕。」這個都是要靠我們去悟的，注解注出來把那個話講死了，那就障礙人的悟處。自己去體悟、去參悟，所以雪廬老人給我們點出來，這兩句經文不可以加注解，一體萬用，注了就糟糕了。

「逝者，就跟這一樣，沒停止的時候，一體萬用。孟子所說的

就是有本有用」，有本體、有作用，「孟子說，源泉混混這是本，不舍晝夜這是用，實在說源水與流入海裡的都是一樣。」從高山流下來的源頭的水，跟流入到海裡的水都是一樣。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，不可離的就是體。」你不可離開的就是它的本體，這個作用它就千遍萬化了。這一章書我們要去體會那個體，佛法講體相用，萬事萬物都離不開體相用，體就是道，這個道不可能離開的。

好，這章書我們就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